

列傳第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散騎常侍姚 纂 撰

蕭摩訶

任忠

樊毅 弟猛

魚廣達

蕭摩訶字元省蘭陵人也祖親梁右將軍父蕭
柔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軍救虜而父卒其
知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始養之稍長果毅有

力侯景之亂高祖赴豫章而路養起之拒高祖

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置之莫有當者及路

養敗摩訶歸于侯景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

隸安都征討及仁約徐嗣徽引齊兵寇高祖

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

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罕聞不如一見摩訶對

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

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

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

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
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
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
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
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
摩訶曰若遣一騎與我交鋒氣君有關張之名
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人取之
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一胡等終云擇皮裝
一兩端骨節明徹謂一胡曰汝胡在陣乃自酌
酒以飲摩訶摩訶飲馳馬衝齊軍胡挺身上
陣前十餘步數日天齊摩訶遙擲銃鏡正中其
額應手而仆摩訶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負外散騎
常侍封廉丘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太
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
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
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
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

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
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
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
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呂梁下流斷六軍還路摩
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
尚未立公若見這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
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
乃奮譟曰塞旌昭信將軍事也長奔遠略老夫
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圍固六金三摩訶
又請於明徹曰今一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
突圍未足爲取願公爲此舉乘馬置徐行摩訶
領鐵騎數千馳驅而後必嘗使公安達京邑明
徹曰弟之此計乃之圖也然老夫受服專征不
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感斬實無地且步軍旣
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
宜須在前不可違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
周軍長圍旣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遣精
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

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
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高
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
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
舍人司馬申啓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勅乃率
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
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
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
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
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
聽事置鷓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閣門施行
馬聽事寢堂竝置鷓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會隋摠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覩江左後主委摩
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竝如故禎明三年
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
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
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
壘漸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

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
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
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
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
將軍任忠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
摩訶軍事居北衆軍南北且二聖自尾進退
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
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
薄弼軍曼却戰而後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
範出戰兵交而退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
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爲隋軍所執及
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
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
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
泣仍於舊廚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
不能仰視其年八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
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三摩訶
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

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陸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
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
詞功寔居多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風姓
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泣慕彌切其父時賓
眈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
歔歎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
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陸之功居巴陵內史
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亡籍沒智深及摩訶死
手自殯斂哀感行路者又義之晉川陳禹亦隨
摩訶征討聰敏有謀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
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靈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
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
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
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
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
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王帥
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

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
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
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
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
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
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
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
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
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
斬譙並拔之徑龍谷肥入其郭進克霍州以功
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
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
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
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
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
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
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

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
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爲吳興
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
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
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
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
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暎等
衆軍必汭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
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下唯當
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勅
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
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
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
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
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
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
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由是
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

用後主拔爲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正真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也遂以無備卒于敗國寔二人之罪隋軍旣入立戮之於前朝

樊毅字智列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孟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武肅軍右將軍中散騎常侍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以善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巖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除天

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及西魏圍
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
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
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
天嘉二在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
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荊州刺史封高昌
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衛將軍二在累軍北伐
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秦軍於營齊
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進號平北將
軍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虜人相抗霖雨城
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二在周將梁士
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討前軍事率
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
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河漢諸軍事以公
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荊州
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道遙郡公
邑三千戶餘並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

其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
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
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
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項
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倣儻有幹略旣壯便弓
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
接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元毅西一京累戰功爲
威戎將軍染干南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
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
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
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下峽口相持久之
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愴因令猛率驍勇三
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
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弃艦登岸赴水死
者以千數時紀心旌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
曲三十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瞑目大呼紀
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

大斬於船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
軍封安山縣伯邑二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
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
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永定元年周
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
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
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大嘉
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
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初遷
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
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
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
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荊州刺史入
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戶餘竝
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
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
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
之巡及家口竝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

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於白下游奔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采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采達聚眾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二僧辯之討侯景

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二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二人乃去眾隨僧辯景平加負外散騎常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為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為負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宣北新蔡太守

隨吳明澈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為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

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咬舟師彊盛莫敢進者
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旣交廣達憤怒
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
足跌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咬平授持節智
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
儀同章昭達入夔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
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
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
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
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
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
大峴大破之斬其數城王張元範虜獲不可勝
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
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
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
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
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
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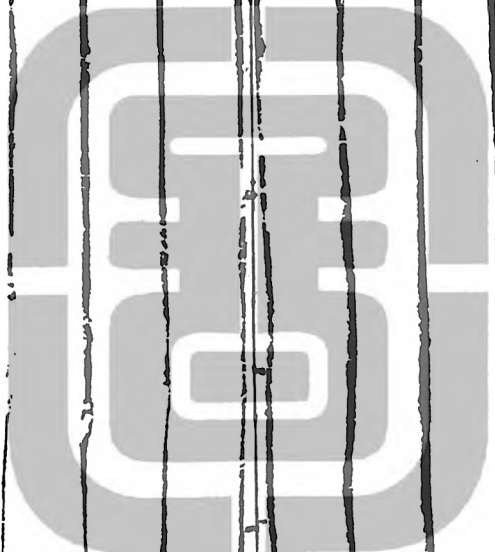
衆入淮爲犄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
北兗晉等各拔諸將竝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
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一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
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
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治江夏周
安州總管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
之後主即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
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
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
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嶺
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
鼓率勸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送北至
營營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
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
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
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獻
款於是乃就執補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
朝淪覆遭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

書令江揔撫樞勳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
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
生揔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
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
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
報撫事何忘初隋將肆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
子世具在新蔡之顯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
遣使致書以招廣達持屯兵京師乃自劾延尉
請罪後主謂之口世真雖異路中大大公國之
舌臣吾所持詔書得自問嫌疑之間予加賜黃
金卽曰還營廣達等家主德亦辭時從廣達在軍
力戰陷陣其子乃隨李辯揮刃救隋兵十餘
人力窮父子俱死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
亦一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
徒歟任忠雖勇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誣給君上
自躐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金忠守道殉義本身
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列傳第二十五

陳書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散騎常侍 虞 撰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仕

謝貞

司馬崑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

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絕粒七日思
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
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
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

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主
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
父憂遵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寒者
第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第勤劇無所

宋五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
不嘗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
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
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
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曰秦事
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
所長何不使卿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
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
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
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
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
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
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爲景所幽遣人
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
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
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
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

以不害爲中書郎兼正尉卿因將家屬西上
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于
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
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
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東濕水漿不入
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
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絕行路無不爲之流涕即
於江陵權殯與王夏庾信俱入哀安自是蔬食
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二建七年自周
還朝其年詔除司空兼尋遠光祿大夫八年加
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天詔以光祿大
天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七初不害之還
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
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
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爲尚書中兵
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時王
咨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

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繼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留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爲戎昭將軍除糞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爲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立高宗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負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大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

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並早亡未佞最小
弟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
子林董官至尚書金部郎

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

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蘭正貞外郎兼散

騎常侍自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

五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自時年七歲祖母不

食自亦不食任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

授自論說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

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

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

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

左氏傳工草謙惠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

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蘭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

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嵩乃共

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為貞說法仍謂貞曰孝

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

自後少進饋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

陷沒高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
受禪高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
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
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
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貞不得
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
將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
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
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埒連唯貞與卓獨不
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官管記遷南平王友加
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
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臨覽而奇之嘗因宴席
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
主因勅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庭未有祿秩
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勅起
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勅報
曰省啓具懷雖知哀楚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
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

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
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穉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
弟年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
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
祚謂客卿曰信哉吾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
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
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人善及貞病篤察往省
之間以後事自孤子望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
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
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為永訣弱兒年甫六
歲名靖字依仁情素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
夜卒勅賜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
自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
妙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
口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
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
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
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

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
弃之草野依僧家戶陀林法是我所願正恐過
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靈輿覆以葦席
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
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
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自在周
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
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
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
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
辭見面奏曰謝自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
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文
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暘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
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
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
兄也暘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
儂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母至號慟必致悶絕

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諭之逼
進饋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
訊梁武帝見高羸瘦歎息良久謂其分子產曰
昨見羅兒面顏顛頓使人憫然便是不墜家風
爲有子矣羅兒即高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
遷正真郎丁父艱哀毀逾其產卒墓側一日之
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
猛獸高結廬數載豺狼跡常有兩鳩棲宿廬
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
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殞
失所高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
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人以戮孔車有長
者之風彭越就誅藥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
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
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
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
營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
正卒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教字希忠少沈敏

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異
還都廷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
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壅廢數年方
愈稍遷鄱陽三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

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
禮無違者父燻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
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
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

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恻必致嘔血隣里
聞其哭聲皆為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
兄弟遂六年長毀形容骨立親之見者莫識焉
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有餘年杜門不
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
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
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肖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立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
家以孝聞及丁父夏哀毀而卒高宗嘉之詔改

其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云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
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
地盛哉

列傳第二十六

陳書三十二

散騎常侍

世 日麻 撰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崇 陸詡 沈德

賀德基

今廢

張譔

顧越

沈不害

王規

蓋今儒者本匡古之六學斯則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
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其衆
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漸歇

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
置梁武置五館建國學摠以五經教授唯國
學乃經經名置助教云武帝或好藝雅臨幸庠
序釋奠先師躬親試曹申之醮語勞之束帛濟
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
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旣日不暇給弗遑勸
諫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
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
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罕有勢力
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
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經經共同自
爲義疏治三禮三傳祭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
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宮
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
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
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嶷共保吳郡嶷敗
入阿窟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第

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抄之便自投
卽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
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
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恭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
業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
文阿輒弃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
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
頸數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
赦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
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
在師知傳及世祖卽皇帝位刻日謁廟尚書右
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
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
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
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召爪牙成王在喪禍
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
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平

末業繼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里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在朝二臣衛者也其壤墳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眞贄旣夏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眞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忝良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啗上宗曰饗斯蓋祭饗受福當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

卿文阿所撰儀體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
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
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
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
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
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
記室參軍遷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
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
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
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
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
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員
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
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
稱主人翁靈樞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
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
者爲至月未除靈內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禮

申書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
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
若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
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
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為未允中原淪陷已後
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
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
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
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
蓋禮之主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
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
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
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不測其子制服
依時釋纓此竝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
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
故事在此國內者竝應釋除纓麻毀靈附祭若
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
覆流播絕域情禮皆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

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庭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眾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自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石留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三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

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
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
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
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情之上無人不服誣
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
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
則無憊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
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熱身無完者戴就
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
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
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箸制於事
爲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
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
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
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深罪之囚獄
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
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
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

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寔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暉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到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味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五刻少日於

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
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為宜依范
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
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
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
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
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心父
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
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
備年十九梁武帝勅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
袞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
宋懷方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
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
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
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

義間以劇談摘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
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摘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
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負外散騎侍郎又
遷負外散騎常侍尠帝承制出為江州長史仍
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
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沒于
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衛始興王府
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袞於梁
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
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
父季微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
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
朝請累遷負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
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
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
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為威戎將軍兼中
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鎮北

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

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
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為尚書
儀曹郎後為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
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
為祠部郎竝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
年不歸衣資罄之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
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
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為
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
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居以傳授累
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
俱為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幼受易于博士
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主
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
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
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

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孝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
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
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
論語篤好玄學學于汝南周弘正母有新意
爲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
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
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
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綃
等仍玄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
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
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
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
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
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
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
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
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

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
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
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
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
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
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母登座
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
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
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
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
搢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
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襲後主嗣
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
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
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勅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
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
羣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
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

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
吳郡陸元卽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
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
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
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卷莊子
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
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
賞勅人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
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
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
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義梁太子詹
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
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
為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為賓客尋補五經博士
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
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
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

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
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
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
陽龔子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
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
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負外散騎常侍
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摠齊尚書祠
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脩立好
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
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
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
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
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
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
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
淩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

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
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
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
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
剽戎狄外侵姦回內曩朝聞鼓鼙夕炤燎火洪
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惟
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脩裒成之祠弗
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
紀後生敦悅不見函杖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
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星熙阜品庶咸
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
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
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
切如磋聞詩聞禮二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
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
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轡駕列庭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

備茲禮不墜既尊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
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
毋迹俯同專經請業真嚴前師肅若舊典昔闕
聖之遺業自闕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
采以同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
大猷恢弘至道運可使立教儒風弗興聖世
德大業遠蘊章在日未學以生詞無兼其輕
獻鼓言伏增悚惕謹言以表聞之自舊章施
廢微言將絕朕聞之憂之兼命在斯熙而兵革未
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
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妙動名教付外詳議
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謹使製三朝樂歌八
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正除贛令人爲尚
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治五禮掌
策文諡議太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
丹陽郡事轉負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
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
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

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練墳典而家無業
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
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
二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
鴻揚州主簿尋兼文林等士歷安東新蔡王記
室

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負外

散騎常侍尋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
逢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

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
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

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

爾類母感其言而不許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

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
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

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

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

吳興沈文可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

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
稱賞之起家湘東主國左常侍轉負外散騎侍
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
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
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
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
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
服等義賞賜優厚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
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
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
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
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
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
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內
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
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爲
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
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

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
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
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
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
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
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
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
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
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
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鄙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
竝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
業者甚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
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
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
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